



TZU CHI FOUNDATION

「一般觀眾會怎麼看待經藏演繹？」這是李壽全譜曲時閃過的念頭。(顏霖沼攝)

倚詞譜曲 傳唱經典

— 文 / 彭鳳英 —

「唐朝時期寫成的文字，竟然能清楚直指現代人心的弊病與困惑。」這是作曲家李壽全拿到「法譬如水」歌詞的第一個震撼。

第二個震撼，乃是三月發生東日本大震災時，李壽全正為「果報障」的地獄苦景譜曲，電視播出東北宮城縣氣仙沼市遭海嘯、大火吞噬，夜裡熊熊火光的駭人場景，像極歌詞中所描寫地獄之苦「水災無情才氾濫，風災肆虐掀波瀾；火熱水深上下煎，狀如地獄甚悲慘。」於是，他決定採用電影配樂方式，強化此段音樂和旋律，讓聆聽者腦海能出現震撼的畫面。

從「一性圓明自然」、「細說因

緣」到「懺悔法門廣演」，這〈序曲〉旋律莊嚴、柔美細緻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李壽全卻說：「我覺得音樂是渾然天成的，看到歌詞就會產生旋律，端看如何取捨出最適合的。參與演繹的志工比我『幸福』多了，花了更多的時間、體力，彼此配合詮釋法的真義。」

詞有生命 音樂更美

創作這段旋律時，李壽全正在醫院陪伴妻子，在病房裡的一個禮拜，就像是閉關一樣，沒有其他的雜事，他專心於文字中抒寫音樂，手邊沒有樂器，完全憑想像去

創作，這對李壽全是完全不一樣的創作經驗。他說到：「一開始以為〈序曲〉是《水懺》的全部，感覺上所有東西都寫在裡面了。」

尤其對於「苦海茫茫無邊，回頭明明是岸，三障諸惑應斷，諸佛聲聲呼喚」這四句歌詞特別有接觸，因此也將之譜成主旋律，是整齣作品最重要的一個主題。

沒想到接續的煩惱障、業障、果報障，〈序曲〉反而像精華篇一樣，在《水懺》的〈終曲〉又再重新出現。「跟李子恆老師一起寫的〈業障〉是寫得最好的，包括身三惡業、語四惡業，〈業障〉裡的懺悔、發願。我們做得很快樂，不

曉得為什麼？」後來李壽全才知道《水懺》在上人的解釋裡，「懺悔和發願」才是對每個人最重要的。

〈煩惱障〉寫完準備做〈業障〉，協助編曲的陳志遠因病往生，沒辦法一起做這部分，〈改往並修來〉成為陳志遠為慈濟編曲的最後一首歌。創作整部水懺經藏的音樂過程中，李壽全深深感受到生命的無常。

音樂紀錄 感動呈現

創作中，李壽全思及演繹歌詞艱深，音樂就需扮演如何讓人熟記的角色，歌詞就產生生命，而音樂就會更美。〈懺悔煩惱障〉及〈懺悔業障〉字字直指人心，讓人有正面思考的力量。在〈懺悔果報障〉

的〈大小三災〉、〈火煉冰封〉、〈兵災焦燃〉、〈餓殍饑荒〉等是以視覺意象描寫的文字構成，他以電影配樂方式呈現，來達到震撼的效果。

回顧創作期間，他到新店醫院探望朋友，看見兩位慈濟師姊，拿著歌詞在唸！其中一位告訴另一位這兩個字怎麼唸。—這些文字對時下年輕人，不要說懂，連唸都唸不出來的字，可是這兩位老菩薩會這樣進入狀況的去研讀這樣的文字！—這一幕讓李壽全非常感動，因而他決定以最簡單、自然的音符來搭配經偈歌詞，讓所有的人覺得這是我會唱的一首歌，也是決定用什麼樣的音樂去呈現這樣的文字的最重要想法。—

李壽全舉例說：「聽很多人說，

每當唱到『地獄陰森誠悲悽、惡道輪迴出無期』就像在地獄裡，想要快點爬上來的感覺。」它的震撼、懺悔、反省、發願或是覺醒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
艱澀的文字，如何變成動人的音符？讓聽的人再經過視覺上的震撼，加深對文字的感受。他也知道，有不少參加演繹的人，對《水懺》經義不是很了解，都是從音樂中著手體會。因此在做此音樂時，李壽全運用一些方法，希望大家去清楚《水懺》各階段的形式和面貌。創作上就是要讓人自然跟上旋律去演唱，唱起來順暢，就自然地會哼出旋律來。—

年輕時，李壽全特別喜歡搖滾樂中對生命的感歎，或對環境的反省，因此在作流行歌曲時，大部分

朝向關懷社會方面。「轉換到寫慈濟音樂，並沒有太大的不同，只是使用的文字開始有一些調整，心態上反用正面的方式看待事情。」

師徒之間 創作靈感

「慈濟音樂是我在創作上的另外一個高峰，而且還有很長的路可以走。」因為要寫得更多、看得更多、接觸更多，會給他很多創作的感情，就像〈無量義經〉寫完之後，他寫了〈立願文〉，那麼簡單的文字竟能讓大家那麼的感動。

有朋友就好奇詢問李壽全，怎樣去寫慈濟的歌曲？聽起來像開玩笑，但他是很認真的說：「當我把音樂寫好後，通常會把它和上人的樣子放在一起，如果感覺對了就

是；如果感覺不對那就不是。」這音樂像不像上人，像不像慈濟團體？如果感覺上很合適，那就是慈濟的音樂。他表示：「也許是自己也以慈濟人自居，所以對音樂的掌握，應該是比較熟悉吧！」

把艱深的經文，譜寫成朗朗上口的歌曲，著實並非易事。對於演繹者來說，藉演繹研讀經文；對觀眾而言，又何嘗不是呢？旋律優美固然讓人入勝，但李壽全謙虛地表示：「劇曲的文字意義是大於音樂的。每次創作慈濟歌曲時的靈感，都會因深受慈濟人無怨無悔的付出，及慈濟人與上人間體現大愛的互動而感動，進而譜出與慈濟相襯的歌曲。」

從傳唱不歇的〈盤山過嶺〉、〈立願文〉、〈無量義經集



李壽全認為音樂旋律要簡單，詞才容易記住。(張進和攝)

選〉……到慈濟人人朗朗上口的〈法譬如水〉，李壽全譜的曲總有那麼一兩段落、一兩句歌詞，深觸演唱者的內心，甚而潸潸淚流。身為音樂創作者，李壽全認為音樂正是歌詞和個人情境結合的催化劑，「就像閱讀《靜思語》，不同的語句在不同時空所帶給人的震撼，都和個人生命經驗連結，讓人感受到『就是在講我』。」

上人開示時，弟子聆聽的微笑或淚水；上人對弟子的愛惜，弟子對上人的孺慕……這些有形無形的表情，平日累積的許多畫面與感動，李壽全將之存在心底，在適當的時候去點燃它、呈現它。「當我寫立願文時，那種感覺就完全呈現出來。」他說：「慈濟歌曲，寫的並不是我自己，而是寫慈濟人跟上人

的感情。每寫完一首慈濟歌曲，它就是屬於大家的了。」

虔誠使命 超越專業

「有一些字句是可以讓人很深刻的留在腦海裡，不自覺的、很自然的就能唱出來。創作〈懺悔業障〉時，突然間有個念頭就把『懺悔』那兩個音寫出來，懺悔的意思就出來了！」他說：這一段自己寫得比較像懺悔的感覺。

「音樂是天然形成的，看到文字就產生了這樣的感覺而開始做了！」他曾經跟呂秀英（慈悅）說：「就是這麼趕，不然還可以更好！」永遠都在想好像可以做得更好、更好一點。

把現代舞肢體的律動、戲劇、傳

統戲曲等這麼多的元素擺在一起，或多或少會擔心是不是多了一些？怎麼去濃縮？其實有點困難。呂秀英曾問這麼多怎麼辦？李壽全告訴她先別管音樂，先決定要演什麼再把音樂拿進去用。「如果要照經典來演實在太長了！而且又不是單一個故事，每一句就講一件事情，單單〈業障〉就有多少啊？」李壽全坦言：真的有點難。

李壽全常會跟呂秀英討論，有時意見會不同，由於他比較偏向音樂性的呈現，而呂秀英會說：「不行，如果照你這樣子，我們也沒辦法走路（走位），我們的隊形也不能走。」音樂停下要做音樂效果時，整個隊伍就會停在那邊。所以李壽全就會把它修正成延長音，讓大家可以繼續走。「慈悅不會告

訴我，這邊要什麼聲音、那邊要什麼？她從音樂裡面去感受：哦！這邊不錯，這邊有點，可以做什麼動作？我們會互相的配合，有時候她會說：『李老師是不是可以多一小節音樂，我們可以做什麼。』」不然寫的曲怎麼會那麼巧？哪一個時候要轉身、蹲下、抬頭，都剛剛好有一個特別的音效，來提醒入經藏菩薩！

創作資歷豐富，李壽全選擇用最簡單的音符來傳達內心最純真的感情：「在某個時候我是和大家結合在一起的，是用感覺、用感情、用那麼多人的感動當作創作來源，動力也就源源不絕。」

李壽全體悟到現在所做的，不是在寫一首歌讓一個人唱而已，而是讓千千萬萬人傳唱。看著眾人通過

音樂熟悉經藏，他依舊謙遜地說：「這就是慈濟的精神，只有慈濟人才會做這種事情。在慈濟我只會做這些，還好我有做這些事情，也是我僅能夠做的事。」

百千萬劫實難遭遇

經藏演繹從八月六日高雄的第一場開始，讓李壽全感動的是，這半年來這麼多志工為了參加經藏演繹，付出時間與心血演練，以最道氣的肢體、手語來傳法。「透過演繹讓經藏的意義深入人心，那種感覺是看書或是唸書，所感受不到的。所有的人將經文化成肢體動作，現場萬眾聚集的能量與畫面，必定是演繹者一輩子都難忘的。」

李壽全提到這次的表演舞臺和整

體隊形相當立體，除了臺上演出，入經藏的志工時而展肢體、變化隊形，時而與臺下宏亮唱誦歌詞，如如不動又像是旁觀大眾。他感佩的說：「要經過多少次練習，才能熟記自己的動作，也跟別人配合，大家帶著對佛法的虔誠信念與使命，全付身心投入，這個境界給我的感動，其遠超過於實質的表演。」

那麼多藝術表演者、志工、觀眾，同時從演繹中體解佛法內涵，得到生命的覺醒，齊心凝聚出能量。李壽全相信這是一輩子很難再遇到的現代法會，也是人生永難抹滅的場景，真的是百千萬劫難遭遇。《法譬如水》終究是部生命經藏，音樂只扮演「輔助」和「軟化」的功能，如果能讓更多人聽得進去，我們就盡到責任了。